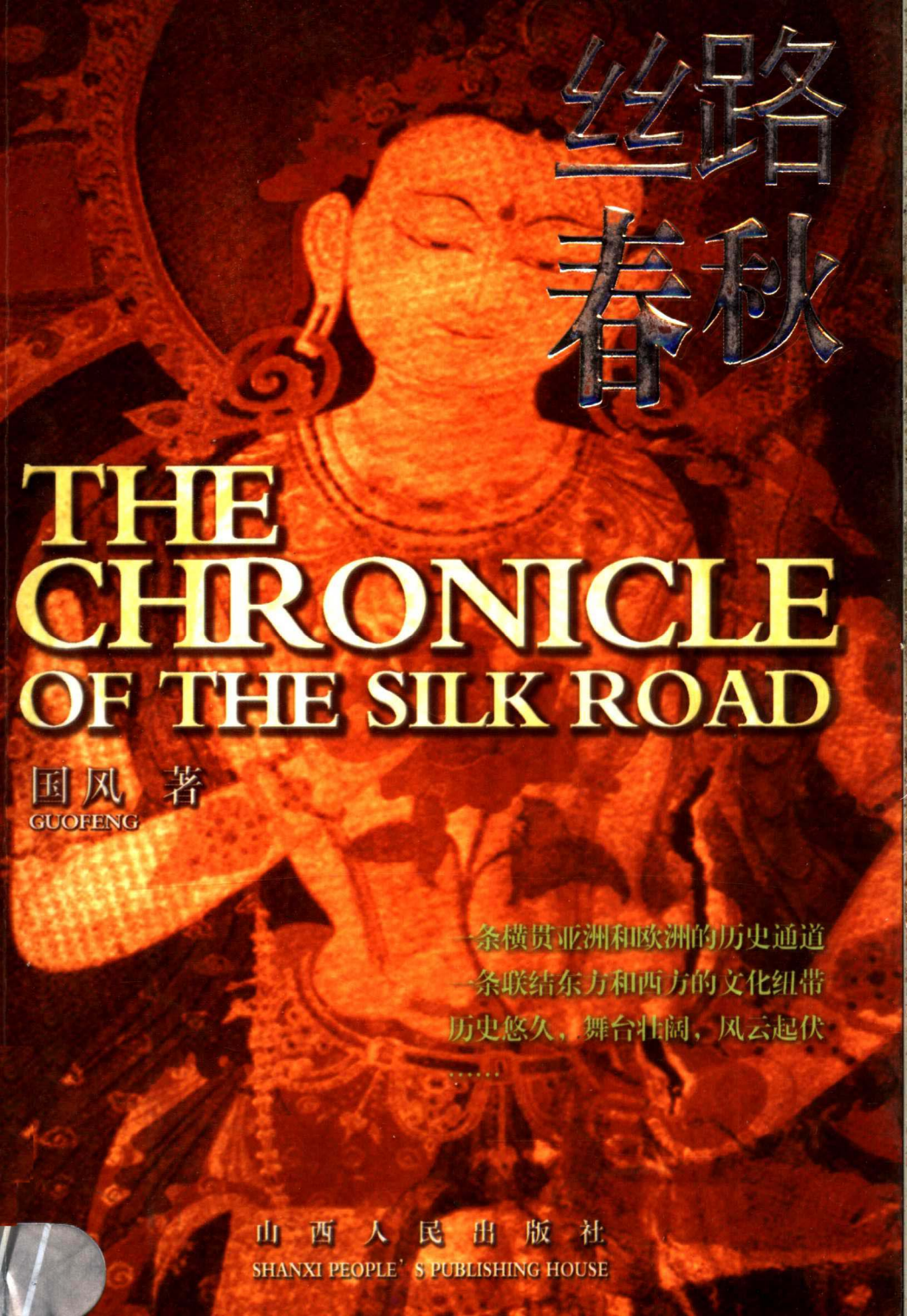




丝路 春秋

THE CHRONICLE OF THE SILK ROAD

国风 著
GUOFENG

一条横贯亚洲和欧洲的历史通道
一条联结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纽带
历史悠久，舞台壮阔，风云起伏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丝路春秋

THE CHRONICLE OF THE SILK ROAD

国风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责 编：周 红 武 静
复 审：秦继华
终 审：崔元和 张彦彬
责任校对：郭永慷 马秀萍
责任印制：赵宏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丝路春秋/国风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3. 9
ISBN 7 - 203 - 04822 - 5

I. 丝… II. 国… III. 丝绸之路—国际交流—文
化史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0796 号

书 名：丝路春秋

作 者：国风

出版发行：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邮编：030012 电话：0351—4922102)

经 销：新华书店

制 版：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彩色制版中心

印 刷：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新华印刷分公司

版 次：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10

印 数：1 ~ 5000 册

字 数：300 千字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培养了它不可征服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人道主义。在炽热的洪炉里，在冰冷的铁砧上，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祖国的苦恋，由于经受了雨点般的打击而变得更加坚强。它不是祖先崇拜，不是牺牲的祭坛，不是刻在碣石上的警言，更不是束缚我们灵魂的镣链。它像无数小小的野草，牢牢地扎根在浸透着民族的血、汗和眼泪的土壤里吸取营养。在瓦砾下，在碾痕上，在镰刀留下的根墩里面，在野火留下的灰烬里面，不息地生长而又生长，用它绿色的声音，召唤着祖国的春天。而今，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都应当响彻着这个声音——只有它，才是我们真正的民族魂！

“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

THE CHRONICLE OF THE SILK ROAD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亚欧大陆的整体性及其主要交流路线 [1] The Integral Euro-Asia Continent and Its Major Interchange Routes
第二章	绿洲道路 [16] The Roads Connecting Oasis
第三章	远古时期的交流 [28] The Exchanges during Ancient Times
第四章	草原革命 [41] The Revolutions on the Prairies
第五章	公元前5世纪的东西文明大冲突 [54] The Big Clash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in the 5th Century B.C.
第六章	东西方文化大融合 [66] The Great Fus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第七章	亚欧大陆的交通枢纽——西域 [80] The Western Regions—the Hub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第八章	亚欧大陆的交通媒介——帕提亚和萨桑波斯 [96] Parthia and Sasanian Persia—the Media of Communic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第九章	中印交通和佛教传播 [108] Sino-Indian Communic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Buddhism
第十章	全面开放的唐朝 [124] The Fully-opened Tang Dynasty
第十一章	佛教文化与日本 [137] Buddhist Culture and Japan
第十二章	东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149] A Bridg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第十三章	欧洲再次走向亚洲 [161] Europe Focused on Asia Again

THE CHRONICLE OF THE SILK ROAD

- 第十四章 空前的大征服 [175]
The Unprecedented Conquest
- 第十五章 中国走向海洋 [189]
China Looked Westward across Oceans
- 第十六章 欧洲走向海洋 [200]
Europe Looked Eastward across Oceans
- 第十七章 西学东渐 [212]
The Gradual Penetr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into the East
- 第十八章 中学西渐 [225]
The Gradual Penetration of Chinese Learning into the West
- 第十九章 俄国走向西伯利亚 [242]
Russia's Exploration of Siberia
- 第二十章 俄国的东方贸易 [254]
Russia's Trade with the East
- 第二十一章 清朝前期的中西交流 [266]
China'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Wes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 第二十二章 清朝与中亚诸汗国的通商 [278]
Trade Relations with Countries in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 第二十三章 日本“脱亚入欧” [288]
Europeanization of Japan
- 第二十四章 西伯利亚大铁路 [298]
The Great Siberian Railway
- 第二十五章 现代丝绸之路——亚欧第二大陆桥 [306]
The Modern Silk Road—the Second Largest Bridge Connecting Europe and Asia
- 后 记 [314]
Postscript



第一章

The Integral Euro-Asia Continent and
Its Major Interchange Routes

亚欧大陆的整体性 及其主要交流路线

文化的传播性指的是优秀文化迅速地
向其他地区传递。任何新的发明创造都必
将会超越地理上的距离和集团间的对立、
冲突，传播到其他地区。道理很简单，因
为模仿要比发明创造容易得多。当然，文
化在传播过程中，往往由于外界因素的干
扰而发生复杂的变化。

我们生息、繁衍的大陆——亚欧大陆，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陆地（总面积5416万平方千米）。它由亚洲和欧洲两大洲组成，在地质构造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亚欧大陆是人类活动的最为理想的舞台。在古希腊人的传说中，这个地区是地球“宽阔的胸膛”。千百年来，这里演出过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史诗，并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主要场所。

亚洲和欧洲

亚洲全称亚细亚洲（Asia），位置在亚欧大陆的东部和东南部，它濒临太平洋西岸和印度洋北岸。亚洲的总面积4400万平方千米，占地球陆地面积的29.4%。“亚细亚”这个名称颇为古老，它的起源历来说法不一。人们根据亚述语和希伯来语推测，这个词是腓尼基人对“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Asu（阿细）的称谓；还有一种说法，“亚细亚”最早指以弗所平原（今小亚细亚半岛西岸地区），后来扩大到整个小亚细亚半岛及其以东广大地区。亚洲地势最突出的特征是起伏大，高低悬殊，以山地和高原为主（占亚洲总面积的3/4）。

欧洲全称欧罗巴洲（Europe），位置在亚欧大陆的西部和西北部。它濒临北冰洋、大西洋和地中海。总面积1016万平方千米，在世界七大洲中仅大于大洋洲。“欧罗巴”一词起源于亚述语，意为“西方太阳降落的地方”——Ereb（伊列布）。欧洲地势最大的特点是海岸线长（约3.8万千米），沿海多半岛和岛屿，平原占其总面积的60%，土质肥沃。

上面说到的“亚洲”和“欧洲”这两个概念，本来是希腊的两个传统地理名词，用来表示地理方位——东方和西方。希罗多德在撰写希腊、波斯战争史巨著——《历史》的时候，把亚细亚和欧罗巴作为两个对立和争雄的实体来看待。从此，亚洲和欧洲在人们的印象中，便变成两块彼此不同的、相互割裂的大洲。这是人为的错误概念。近代以来，这种错误概念更进一步加深，使本来是一块不可分割的大陆，变成了现在的亚洲和欧洲。

亚欧大陆的地理环境最适合人类生存。人类文明首先兴起于亚

洲——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和黄河流域等地区；这里也是世界性宗教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道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诞生地。因而，古代亚洲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欧洲工业革命（18世纪—19世纪）以前，人类先进的文化、技术成就基本都出现在亚洲。创造陶器，发明弓箭，驯养家畜，发明车辆、挽具、马鞍和马镫、造纸技术、火药、指南针等，莫不属于亚洲人的专利。我们大陆的东部地区曾是西部地区的“老师”和“启蒙者”。

早在史前时期，西亚的农耕技术和家畜品种就开始向欧洲传播。历史学家现在公认历史进入文明时代后，欧洲文明的源头是西亚地区的文明。大约六七世纪以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随同伊斯兰教的传播，经过北非和西班牙半岛进入法兰克王国，进而遍及全部欧洲。13世纪，蒙古帝国崛起于亚欧大陆东端，其领土囊括了亚洲大部分和欧洲东部地区。帝国版图内展开了空前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大交流。这次交流极大地刺激了大陆的西部，改变了其内部的诸多方面，西欧迅速地崛起，先进的东方和落后的西方二者的格局开始发生逆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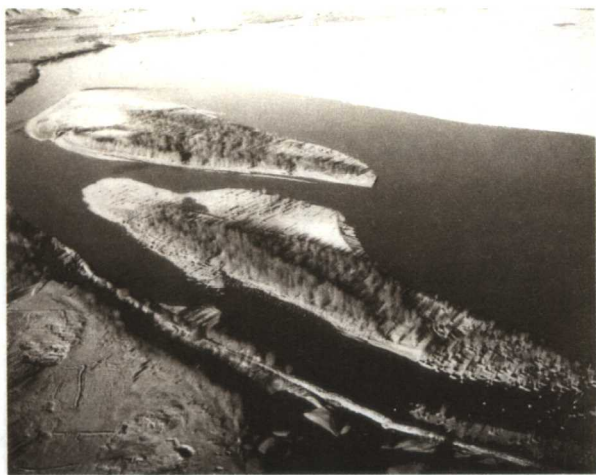
15世纪末，欧洲人终于冲出亚欧大陆西部地区的局限，走向了世界。他们发现了“新大陆”美洲（1492年）。不久，麦哲伦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到达菲律宾，世界航线开辟了。此后，大陆西部开始了对东部的侵略、掠夺和奴役。这种被称做“殖民主义”的行径，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以工业革命为分界线）。早期的殖民侵略主要限于对东部的沿海地区和岛屿。欧洲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战。后期的殖民侵略建立了西部地区对东部绝大多数地区的完全统治。工业革命的完成，使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大陆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扩大了对商品市场和原料市场的需求。因而，殖民侵略深入到东部地区国家的内地。19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殖民侵略更进一步升级为以资本输入为主要内容的帝国主义侵略。

三条气候带

从气候条件看，亚洲大致可分为湿润地区、干燥地区和半干燥地

区。自地处亚欧大陆东北角的堪察加半岛的北部向西南方向引出一条射线，直达阿拉伯半岛西南端的亚丁。这样，亚洲大陆便在我们面前呈现出共底边的两个三角形地区。东南面的“三角形”包括中国东北地区的东部、中国中东部地区、日本、朝鲜、印度支那半岛、南亚次大陆以及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诸岛；西北面的“三角形”包括西伯利亚、蒙古高原、新疆、西藏、中亚和西南亚。

前一个“三角形”地区属于受季风影响的湿润地带，年降雨量在500毫米以上，最多的地方可达数千毫米；气温高，地面多为开垦的农田和茂密的林区，适宜发展农业，是世界上著名的农业生产地区。沿



海和岛屿地区的居民，自古种植水稻，积极活跃于海上，从事海洋航行和贸易。他们最早同亚欧大陆的西部建立起海路联系，开辟了一条华南—东南亚—南亚次大陆—波斯湾或红海的海洋贸易路线。

后一个“三角形”地区属于干燥地带。这里多是内陆亚洲地区，雨量稀少，除个别地区（如里海和厄尔布尔士山之间的伊朗马赞德兰省）外，年降雨量不足500毫米，甚至在250毫米以下。大部分地区是草原和沙漠，不适宜农业生产。干燥地区东起阿尔泰山，西到里海，北自哈萨克斯坦草原，南到伊朗、阿富汗和昆仑山脉，包括整个亚欧



大陆的内陆地区。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堪称是最典型的干燥地区。天山山脉将这个地区分割为两部分，北部是准噶尔盆地，南部是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的南北两边，分布着阿尔泰山南麓和天山北麓的草原地区。这块草原向西伸展到河中地区，同哈萨克斯坦草原相毗连。南疆的塔里木盆地主要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沙漠北缘是天山，南缘是昆仑山，西边是帕米尔高原。发源于这些山脉间的河流，滋润着沙漠里的绿洲。自古以来，绿洲经济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

天山山脉里的额尔齐斯河河谷和伊犁河河谷属于山地游牧地区。这样，新疆可划分为草原、绿洲和山地游牧三大居民区。绿洲居民从事农耕经济，另外两个地区的居民从事畜牧业经济。

中亚地区的锡尔河、咸海和里海北部的哈萨克斯坦草原，同西面的南俄草原相连接。锡尔河以南地区，分布着赤沙地区（克齐尔库姆沙漠）和黑沙地区（卡拉库姆沙漠）。它们之间是阿姆河—锡尔河流域。

干燥地区以北由于受北太平洋影响，降雨量较多，气候寒冷，主要生长着大面积的针叶树林，形成了辽阔的“树海”——泰加森林区。这里的经济生活方式基本是原始居民以自己拥有的毛皮与草原牧民交易。三种自然景观环境里的居民各自形成了彼此不同的生活方式：农业、牧业和狩猎。经济状况也决定着他们彼此之间的政治、军事关系以及各自的文化内容。

欧洲的气候同亚洲夏季多样的气候特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欧洲大部分地区位于北温带，气候温和湿润。西部大西洋沿岸夏季凉爽，冬季温和，多雨雾，是典型的海洋性气候。东部因远离海洋，属大陆性气候。北冰洋沿岸地区冬季严寒，夏季凉爽而短暂，属寒带草原气候。南部地中海沿岸属热带地中海式气候。

亚欧大陆整体性的体现

亚欧大陆的整体性不仅表现在区域上的不可分割，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方面。这里提到的东西方交流，指的是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广大领域在内的欧洲、北非、中亚、东亚和北亚各个地区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这种多层次、多方位的交流，构成了亚欧大陆交流的主要特征。

最先产生的人类文化是数千年前的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稍迟出现的有中亚地区的花刺子模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文化具有三种特性：普遍性、特殊性和传播性。普遍性指的是人类在相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创造出来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本质相同的文化。

文化的特殊性指的是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自己的个性，即使在相同的条件下，又有着共同的起源，但因时间、环境的差异，其表现形式也可能完全不同。因此，一种文化传播到另外的地方，绝不会原封不动，而是一定要加入新地区的独特因素，产生如同物种变异式的所谓的“文化变态”。在亚欧大陆的各种文化交流、传播过程中，各地文化变态现象普遍存在。

文化的传播性指的是优秀文化迅速地向其他地区传递。任何新的发明创造都必将会超越地理上的距离和集团间的对立、冲突，传播到其他地区。道理很简单，因为模仿要比发明创造容易得多。当然，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往往由于外界因素的干扰而发生复杂的变化。

亚欧大陆的文化交流，早在几万年前的智人时期就已经发生。但是，直到20世纪初，人类的陆路交流依靠的还是马、驴、骡和骆

驼，甚至是人的双脚；海上交流凭借的是木帆船，手段十分落后，但是，并没有因此而限制了这种交流。亚欧大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路线，一般来说，是由两座“陆桥”——草原道路和绿洲道路以及一座“海桥”——海洋道路所组成。它们被概括地称为“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

上述三条人类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路线总称为“丝绸之路”。自古以来，亚欧大陆各地区间的文化成就无不沿着这条著名的道路传播。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

最早使用这一名称的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冯·李希霍芬（1833年—1905年）。他称中亚地区 and 中国的丝绸贸易商路为“丝绸之路”。这条著名的交通线的东方源头，多认为是长安（今西安）。其实，这里只是丝绸的集散地。中国丝绸的真正产地在关东地区，以后又转移到长江流域。后来，丝绸贸易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叙利亚和罗马，丝绸之路的概念也随之丰富。人们所说的丝绸之路，不仅包括从中国经中亚、西亚，到达伊斯坦布尔和罗马的贸易路线，还包括通过亚欧大陆北方草原地区（亚欧通道）的草原道路和南方的海洋道路。

实际上，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存在的。它是联系、沟通大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陆路交通线和海路交通线，丝绸之路是对它们的形象称谓。目前，我们所说的两座亚欧大陆桥——西伯利亚大铁路和新海大陆桥，不过是亚欧大陆古老陆路交通线——丝绸之路的延伸、完善和现代化。因此，认识和研究昔日的亚欧大陆交通道路和经济、文化交流情况，正是为了进一步加深认识和理解在目前开辟的新的亚欧大陆桥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

丝绸之路是对自古以来遍及亚欧大陆（包括北非）广大地区的长途商业贸易和东西方文化交流路线的总称，其情况极为复杂和多样，除几条重要的干线外，还存在大量的支线，星罗棋布地分散在上述地区，而且它们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治风云的影响，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尽管如此，丝绸之路仍可大体分为三条主要的干线。



丝绸之路的沿途是世界主要文化的发祥地。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花剌子模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等，无不分布在这条道路上，尤其是它的终端部分。这些文明往往又是众多的子文明的母体。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著名宗教——犹太教、祆教、基督教、佛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也都是在这条主动脉上诞生和发展的，并通过它传播到世界各地，对整个人类文化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相当重大的作用。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带有上述各种文明和宗教的烙印。

最后，我们还要看到丝绸之路是亚欧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丝绸之路途经地区的各种文化，通过往来于各地的商队，传播到亚欧大陆的广大地域，甚至深入到穷乡僻壤。这些文化形态有力地促进和提高了其他地区的文化进步和文明程度，使其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充实和丰富。这是一条文化—商业道路，既是大陆东西方的商业贸易路线，更是一条大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动脉，因而一直引起世人的重视和注目。这种文明的交流渊源于远古时期，以东西方为主，兼有南北方的交叉，规模宏大，遍及各个领域和地区。大陆各地出土的众多文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丝绸之路上除了往来的骆驼商队、骡马商队以外，还活跃着许多的官吏、求法僧和旅行者。他们之中留下英名的有：张骞、班超、甘英、法显、宋云、惠生、玄奘、慧超、杜环、耶律楚材、长春真人、加尔玻尼、鲁勃卢光、马可·波罗、奥多利科、伊本·拔图塔等，至于无名的商人、牧民、工匠、士兵、宗教人士、流浪者、俘虏，更是不计其数。

如此复杂繁多的人和物的交流，必然给东西方的文化以极大的影

响。东西方文明正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以宗教、文化等形式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最终促进和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向前发展。这就意味着丝绸之路不仅仅是物质道路，更为重要的还在于它又是一座求法、取经、求道、传道的文化桥梁，是吸收和融合各种文化，形成复杂文化形态的大熔炉。

草原道路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称北亚欧大陆平原的游牧文化传播道路为“草原道路”。远古以来，游牧居民活跃在这块大地上。他们靠饲养畜群为生，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流动生活，完全不同于绿洲居民。每年他们沿一定的路线往返于夏营盘和冬营盘之间，形成异于农耕社会的独特的社会结构。这条道路从中国华北地区，向北越过戈壁滩，到达蒙古，再从这里穿过西伯利亚泰加森林以南的广阔草原地带，沿咸海、里海、黑海向西延伸。草原道路是最早出现和被利用的一条横贯亚欧大陆的交通路线，它分布在亚欧大陆北方的草原地区，大致在北纬50度线附近。

希罗多德的《历史》记载，公元前7世纪，马莫拉岛的诗人阿利司铁阿斯自黑海附近的塔纳伊斯河（顿河），沿斯基泰人的贸易路线向东方前进，翻越乌拉尔山，直到遥远的阿尔泰山山麓。途中，他经过一座周边长5.5千米的希腊殖民城市——阿尔吉派欧伊，这是希腊人最远的商业点。希腊商人在这里同当地人之间的交易要借助7名翻译，使用7种语言，方可进行。这种重译复重译的现象，反映了草原贸易路线的遥远和民族之间复杂的关系，同时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时期经济、文化交流事实的存在。而考古发掘又充分证明了这点。20世纪前期，阿尔泰山北麓发掘的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的古墓遗址，证明这个地区是东西方文化的会聚地。这里发现了绘有波斯风格的骑马图案的挂毯，还有刻着斯基泰文字的马轡以及绣着花鸟图案的中国丝织品等。这些出土文物几乎集中了当时亚欧大陆各地区文化的精品，表明阿尔泰是草原道路的一个重要中心。

自黑海沿岸地区向东，直到蒙古高原，沿草原道路的遗址发现的

具有特殊风格的斯基泰金器和青铜器制造的动物形象，很生动地说明了以草原道路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现象的存在以及北方各游牧民族流行的在艺术品上镌刻动物图案的情况。由此也反映出金、铜、青铜等文化内容沿草原道路向东方传播的情况。

公元前10世纪初，北亚游牧居民积长期牧放马群和乘骑马匹的经验，发明了马勒。借此，乘者得以自由操纵、支配马匹的行动，再配上适于骑射的短弓、三翼箭头和三角锥箭头，建立了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骑兵部队。一些氏族首领利用骑兵展开征战活动，形成了一系列强大的游牧部落国家。执草原牛耳的游牧民族在不断地发生更替，各领风骚若干时，轮流统治北方草原。公元前7世纪是斯基泰人，自公元前3世纪，匈奴人兴起于蒙古高原，以后相继崛起的有鲜卑、柔然、哒哒（白匈奴）、突厥、回纥、蒙古等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同时与东西方文化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开展贸易，接受、吸收和传播东西方文化，对此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史记·大宛传》记载：“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反映出匈奴人在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和波斯地区相当自由地从事着频繁贸易的情况。

草原道路是亚欧大陆东西方贸易的重要通道，大量东方丝绸等物品经过它销售到西方。绿洲道路未开通以前，更是如此。例如，北方牧民一次次南下劫掠，重要的目的之一，不外是以此种手段大量获取对西方贸易的商品。当然也有其他比较文明的得到丝绸的方式，如西汉初年，国力衰弱，朝廷每年向匈奴赠送大量的绢帛等，以换取和平稳定的环境。更多的是游牧地区和农业地区双方居民之间常年开展的繁盛的丝、马贸易。这样，每年都有大量物品供统治集团享用，绝大部分是作为贸易商品输出到亚欧大陆的西部地区。

绿洲道路

这是穿过中亚地区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路线，也就是狭义的丝绸之路。绿洲道路是广义的丝绸之路中最为繁华的一条，它主要兴盛于中世纪时期。



这条道路包括东、西两大段，由帕米尔高原将它截开。首先兴起的是西段。尼罗河流域和两河地区的远距离贸易，早在远古时期已经产生。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以美索不达米亚为中心统一了西亚的亚述帝国，控制了从波斯到埃及的广大地区，以叙利亚为枢纽的西亚交通线由此发展起来。公元前6世纪，波斯阿黑门尼德王朝崛起于伊朗高原，建立了东至印度西北部和粟特地区，西到埃及的大帝国，全国划分为23个省。为了加强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在帝国境内修筑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从首都苏萨（今迪兹富勒西南）通过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区，经过萨尔特斯，直抵小亚细亚沿岸的以弗所，是一条被称做“御道”的最大干线。这条道路所经之处都有人烟，但仍设有专门的驿馆，供往来的官吏、士兵、旅行者和客商居住。它的总长度2475千米。从巴比伦穿越伊朗高原到巴克特利亚和印度边境地区，也修筑有一条大路。往来于这些道路上的信使、商贾等络绎不绝。

这样，帕米尔高原以西的广大地区，早在公元前6世纪已经形成了东起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方和粟特的撒马尔罕地方，西至埃及的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可是，帕米尔（葱岭）以东，中国境内的道路即绿洲道路的东段，在公元前2世纪的前半期尚未出现。直到公元前126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后，才正式开辟了这条从长安到西域的交通路线。以后，汉武帝驱逐匈奴，建立河西四郡（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占领塔里木盆地，中国对西域地区的贸易往来开始兴盛起来。汉武帝喜好大宛汗血马，于是“使者相望于道”，每批“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史记·大宛传》）。阿富汗境内的巴格兰城出土的罗马玻璃制品、印度的象牙雕刻以及中国的漆器，表明这个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和贸易的活跃。